

繪圖二十五續彭公案

江都阮貽孫先生編輯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繪圖二十五續彭公案

上大東門內東唐家街文匯書局北發兌
海新北門內城根路江東

繪圖新編第二十五續彭公案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彭欽差密令分兵

秦玉卿漏網脫險

煉陰砂妖婦作法

議退敵楊涵爭功

第三回 兩賊寇齊逞凶頑

三英雄各施武藝

韓秀麟獨探賊寨

秦玉卿初試陰砂

第五回 中藥物險傷性命

追奸細巧遇冤家

李翠桃無意洩枕

林鳳姑喬裝探險

第七回 林小姐智盜陰砂

邪敵數仗義救眼

邪敵數忙中請示

韓秀麟傷勢垂危

第九回 焚信香拜請仙師

施妙藥力救義士

白雲姑細談因果

眾豪俠全感恩情

第十一回 彭欽差定謀防患

林恭將奉令改裝

仗義勇實珠探險

施妖法草寇巡山

第十三回 獲巡兵細探根由

述來應備悉形勢

孫小姐臨身落網

秦妖婦再試陰砂

第十五回 失踪跡賊寇惊心

察情形姊妹定議

李翠桃力救全袍

秦玉卿獨攬權柄

第十七回 初敬敷智激焦亮

孫寶珠巧建奇功

求賊寇齊遵號令

秦妖婦齊弄神通

第十九回 練陰兵妖婦顯能

傳警報群英協力

保官軍高僧重法

迎賊將強寇復仇

第二十一回 孫寶珠乘機洩恨

彭大帥重議分兵

二縱兵貪功失計

眾賊寇預定奸謀

第二十三回 眾官軍沿山縱火

孫小姐狹遇仇家

逞奸謀群寇奮勇

辨假印眾俠惊心

第二十五回 彭欽差智服眾賊

獨角龍洩恨害官

楊過當場抱拳勇

焦亮狹路遇英雄

第二十七回 閃電手獨逞英豪

兩賊寇巧逢義俠

運玄功巧破機關

吐心腹密談怪事

第二十九回 述真情李貴投誠

獲帥印伍通發跡

邪敵數力謀善後

彭大帥迎候欽差

第三十一回 內黃縣欽使抗顏

長辛店彭公駁馬

榮欽使故意稽遲

彭大帥又驚異兆

第三十三回 全安棧再逢刺客

閃電手暗保欽差

害忠良姜彬定計

防賊虎俠士立功

第三十五回 擒刺客悞傷豪傑

察機密全謁欽差

伍通獻計定安危

姜彬求師挽失敗

第三十七回 高唐縣欽差駐節

萬興店俠士鋤奸

察情形英雄仗義

斬冤案惡鬼題詩

第三十九回 揣詩句賢臣入夢

述往事淑女留名

謀奪嗣悍婦欺心

留遺書淑人殉難

江都阮貽孫編述

韓秀麟

周人傑

彭公

東方鐫

伍通



林鳳姑

白雲道姑

孫寶珠

李翠花

李翠
鳳



費國賢

楊滔

強天寶

施灝

孟光



秦玉卿

焦亮

殷彩霞

悟緣



智
惠

繪圖新編第二十五續彭公案卷一

第一回

彭欽差密令分兵

秦玉卿漏網脫險

江都阮貽孫騙述

詩曰：閨中少婦不知愁，春色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書接前傳，話說彭公看了這張狀詞，心裡早有幾分明，曉得那妖婦秦玉卿假扮活佛，料其中定有隱情。也想不
到幾個賊婆專為的收取嬰胎，當時只得吩咐左右，先着那告狀人暫行回家一面，又請于知縣前來兩下商議。此
案那知當日午後，又有本地民人接連遞來幾張狀詞，上面的說話無非同那姓張的狀子，彷彿一般，都是說懷胎
的孕婦因往祝顛市觀音庵燒香，無故失落，並且內中有一家錢姓的女子，現已懷孕將近足月，忽于昨夜被人破
開肚腹，盜去嬰孩，特來稟官相驗，求緝凶身。此時彭公見了這幾張狀紙，心裡這一吃驚，非同小可，暗想：地方上出
了這樣歹人，那還了得！大約這幾樁案子，除了那秦玉卿等幾個女賊斷斷沒有別人，但不知那妖婦今日收取嬰
胎，有何用處？想本帥前次征剿摩天嶺，龍門山，久知這妖婦慣施邪術，只怕此番一班女賊又要幹甚麼勾當。本帥
若不早設法剿除，將來更是後患不淺。那真就不可收拾了。當下彭公想定主意，立刻用硃筆寫了幾行，又取過
一支令箭，連夜差人知會韓秀麟、祁敬敷、周人傑等，叫他們火速移兵，先往祝顛市捉拿妖婦。秦玉卿等然後再剿
滅劍峰山的賊寇。當時韓秀麟等接到彭公的密令，自然不敢怠慢。三個人便暗暗商議，曉得那秦玉卿深通法術，
不易擒拿，因此傳令眾三軍一個不許聲張，挨到天有初鼓，三位英雄纔率領大隊悄悄接營前進。就此人啣枚
疾走，直向祝顛市進發。到了天色微明，又在半路紮下營，直至第二日天晚，大軍方抵祝顛市鎮口。這三位英雄
本來幹事精明，更兼彭公一番叮囑，格外小心謹慎，恐臨時驚動了賊人，或是騷擾居民，反為不便，所以各人處
處機密，因將全數的軍馬，通同分作三隊，每人各領一隊，分三路前進。真個神不知鬼不覺的，竟把一座觀音庵困
得水泄不通。可巧這天殷彩霞剛由劍鋒山報信回來，正同秦玉卿在裡面談話，並且兩個賊婦已經脫去外衣，預
備就寢。可算絲毫沒有防備。其餘智惠、悟緣兩個惡尼，都在鄰近村庄探聽。那些有孕的婦女，好去盜取嬰胎。因此
庵中靜悄悄的，並無多人。早被官軍一聲吶喊，首先韓秀麟、祁敬敷、周人傑三位英雄一齊躍身上房，先開了庵門。

眾官軍一擁而入。然後三人名拿兵器殺奔後進。等到兩個賊婦聞信。趕來迎敵。怎禁得起這許多官兵。勢如潮水一般。每人手裡執着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晝。這三位好漢。分明是三隻大虫。恨不能立刻就將他們拿住。好解到內黃縣去報功。那裡還肯放鬆一步。可憐秦玉卿。殷彩霞到了此時。縱有通天的本領。怎奈匆忙中手慌脚亂。也不知敵那處是好。又見這些官軍越殺越多。簡直密密層層。不知共有多少。所以兩個賊婦。益發心裡着慌。不敢戀戰。也虧他們手段高強。果敢武藝。出眾當下一見勢頭不妙。兩個人便胡哨一聲。彼此打了個暗號。頃刻間跳上屋面。就此落荒逃走。幸虧官兵不曾追趕。直離村口好遠。方過着智惠。悟緣一齊回來。當下四人見面。少不得說了大概情形。玉卿心裡又氣又悶。無奈事已如此。明知無可挽回。大家因此會合在一起。這纔半夜趕奔齊劍峰山而來。話休絮煩。此時秦玉卿等來到劍峰山。可巧楊商帶領一隊嘍兵正在山下梭巡。一見他們四人到此。連忙引進山寨。亮見他們這樣狼狽情形。焉得不格外驚訝。當下先令四人坐定。一面追問玉卿究竟何故如此。可憐妖婦秦玉卿。直急得說不出話來。自己嗚咽了半天。方纔數口氣。回道。焦賢弟這件事。不必提起。想來實在可惱。這都是愚婦的命薄。回想從前在京裡時候。幾番同羅義大哥商議。又得他們三位賢妹幫助。一路千辛萬苦。受了無限風霜。星夜趕到河南。好不容易得此機緣。能在祝甄市樓身各事。願為順手。指望嬰胎收齊。將來好替亡夫報復仇恨。也不枉愚婦煞費一番苦心。不料那班官又來作對。無意中來了無數軍馬。以致愚婦等險些喪了性命。此刻脫離虎口。總算萬千之幸。只恐那班官不肯放手。就是賢弟這裡。也隨時防備。纔好說至此。又將日前被官軍殺敗的情形。重行細述了一遍。自己早已忍不住傷心起來。焦亮見他這樣悲苦。不由的發急道。賢姐何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非是小弟誇口。那班官不來便罷。他若來時。就憑咱弟兄二人。定要殺他個片甲不回。方洩心頭之恨。但是小弟有句話。還要請問。究竟賢姊日前收的嬰胎。不知可曾收齊。此刻既被官軍搗破。難道又是白費苦心。麼玉卿跌足恨道。這件事若非賢弟提起。愚姐真氣得頭昏幾乎已把他忘却了。現在此事雖說半途而廢。不過要祭煉陰風。迷魂旗眼。見得難以成功。好在那嬰胎已收了一半。將來還有別用。只須愚婦再費數日功夫。恐怕這些須微物。還要抵作數萬大兵呢。焦亮聽他說的半吞半吐。心裡只是不大明白。忙又追問道。賢姊此話到底怎講。敢

是那嬰胎還製造別樣軍器麼玉卿笑了一笑隨又立起身來向着焦亮附耳低言輕輕的說了幾句焦亮不住的拍手大笑忙喚兩個頭目過來吩咐他們揀那後山平坦地方速速搭起一座高台限定一日一夜務要搭造成功預備應用兩個頭目奉令而去這裡楊治殷彩霞等幾個男女賊寇見他兩人這樣鬼鬼祟祟又不知幹的什麼勾當大家也不好追問就此又閑談一會不覺天色已晚各人都用過晚飯焦亮這才吩咐嘍兵打掃後寨房間就將他們四人安頓下來果然不消兩日那兩個頭目早來稟報已將高臺搭齊齊全泰玉卿好生歡喜正是酒逢知已多增量話到投機轉倍濃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煉陰砂妖婦作法

議退敵楊過功

詩曰

彼此相逢是舊朋

主人東道意深融

武夫慣喜常征戰

何懼槍林彈雨中

話說泰玉卿聽得頭目來報說是高臺已經搭好不覺心中大喜立刻通知焦亮打點一切應用的物件自己又把那收來的嬰胎都是預先用布袋裝好一疊帶在身邊一面又請焦亮派了嘍兵在台下守護然後上台作法就由這天起整整的七日七夜早被他祭煉出一件東西真個利害非凡看官你道泰玉卿究竟祭的什麼物件待小子乘此交代一番原來這妖婦自幼得異人傳授學得種種法術善能呼風喚雨驅使陰兵召遣神將以及一切搬運之法後來自己又習學奇門練成一種劍術能在口中吞吐收納運用靈便這句話前書已曾表過但有一件不過他所學的法術無非是在道旁門毫無一些正道所以前次與官兵接戰過着顧煥章等一班俠義英雄終久不能成功以致後來完全失敗這就是邪不勝正的道理此刻這妖婦由祝鎮市逃奔劍峰山心裡更是切恨官軍時刻要想報仇明知那迷魂旗不能再煉因此仗着妖法又想出一條毒計悄悄向焦亮說明揀那後山空闊的地方搭造一座高臺就拿這收來的嬰胎先用陰陽瓦焙乾研成了極細的細末又用婦女的精血都是這妖婦預先留下此刻一齊摻入通同捻成藥丸只有菜子般大小再拿這藥丸施用符咒日夜在台上披髮仗劍踏罡步斗每天噴水兩次整整費七日夜辛苦纔能祭煉成功這件東西名叫陰砂臨用的時候上須搶着上風拿這陰砂向那對面的人一灑打在人身上不論何處只要沾着一點皮肉就能浸爛也不過前後三日光景竟致遍體發麻遍身都紅

腫起來直到末了，毒氣通同佈滿連那五臟六腑也要寸寸斷裂，一齊都爛個乾淨，任你什麼好漢英雄縱有仙丹妙藥，大約要想活命，勢比登天還難。看官試想這樣的骯髒毒物也虧這妖婦製煉出來，準備日後抵敵官軍，這是何等的惡毒！殊不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等到將來報應臨頭，似這等人怎能輕輕逃脫呢？閒話休提，再說秦玉卿既將陰砂祭煉成功，心裡好不歡喜，隨令嘍兵先將法台拆去，自己立刻趕到大寨來，見焦亮說話。此時焦亮更加歡喜，不盡先向玉卿問了一切情形，一面另置酒筵款待，預先慶賀功勞。玉卿益發得意洋洋，以為這一次可得勝官軍，其餘殷彩霞及智惠、悟緣等自然個個歡喜，不消細說。就此又過了兩日，這天焦亮一早起身，正待差人下山打探官軍的動靜，陡見一個嘍兵氣喘吁吁的跑來，嘴裡高聲稟道：「啟稟主爺，大事不好！現在山下來了無數官軍，約離五里遠，近已經紮下兩營，營寨請主爺早作準備。」焦亮聽了這話，心下吃驚不小，忙令嘍兵再去打聽一面招呼楊涵等齊到大寨商議軍情。書中交代來的這路官軍正是韓秀、麟和敬敷、周人傑等領的兩枝軍馬，原來這三位英雄由祝顛布殺敗了秦玉卿，殷彩霞當時細查點纔知道兩個賊婦都已漏網逃走。三位英雄心裡好生氣悶，明知他們此番一走，定要接弄盤蛇山、劍峰山兩處大家尋思無計，只得連夜差人到內黃縣就將臨時的情形細細的稟知彭公。一面將大軍暫住祝顛布靜候大帥回示定奪。足足候了五日，纔見那差去的人回來遞上彭公的手諭，三人拆開細看，方知大人連日因感風寒不能辦理公事，今日一早纔將回文批好，並着他們不必來轅轅見，只將隨營士卒權在該鎮休息兩日，毋許騷擾居民。隨後便可進剿劍峰山，務使匪黨早期撲滅，自應請旨嘉獎。並說該營將士剿匪尚肯出力，不日當差人來營犒賞，以資鼓勵。彼時三位英雄看了彭公的回文，各人心裡甚是寬慰，只得遵示辦理。因此又在祝顛布耽擱了兩天，直到第三日上纔將觀音庵的庵門封鎖，待日後另換尼僧住持。一面又着地方公人看管，分撥已定，然後傳令眾三軍就此拔營起程，一路向劍峰山進發。這天抵到山下，不遠幾有已牌光景，三位英雄暗暗商議，因為天色還早，便吩咐眾軍權在五里外紮下行營，又令各人埋鍋造飯，大眾就此飽餐，準備來日天明再行進兵攻打賊寨。早有劍峰山的巡哨嘍兵探聽清楚，連忙趕奔上山報知大寨主，請令定奪。此時焦亮一聞此信，自然有些吃驚，隨即招呼楊涵、秦玉卿及殷彩霞、智惠、悟緣等一班男女賊寇。

都到聚議廳議事。當下焦亮先向秦玉卿說道：「現在彭朋已經調集軍馬，實行來攻打山寨。不知賢姊有何計策，可以退得官兵？何妨先對小弟說明？」玉卿剛要回答，旁邊楊涵早就大聲說道：「哥哥說那裡話來也！虧你枉做一寨之主，此刻官軍初到，還不曾同他開戰，怎麼如此胆怯？自己已不先準備，反來倚靠旁人，是何道理？況且秦姐姐剛到此地，還沒有多時，比較咱們弟兄未免有主客之分。再則道路情形一時也未必熟悉，為其哥哥反要他籌劃計策，小弟心裡却很不成依。小弟看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是古來的俗語，不如咱們弟兄各領一枝兵馬下山，且同那官軍先開一仗，再說就請他們四位暫守山寨，如能勝得官兵，更是好極；萬一不能取勝，然後再請他們諸位幫忙，不遲。如此辦法，方為正理。不知大哥心下如何？」這番話不打緊，說得焦亮默默無言。這邊秦玉卿等四人更是面面相覷，一句話也不好插口。原來楊涵的心意，總以為他們四個女賊雖說本領高強，終久是個女流之輩，未必武藝勝得自己。再加這惡賊平日性情暴躁，向來心高氣傲，不服旁人。深恐被他們奪了頭功，反叫自家損了英名，將來豈不為人恥笑？因有這層緣故，所以有心上前阻攔，故意說出這番話來。只有焦亮心裡清清楚楚，明知他的用意，因此也不便回答。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兩賊寇齊逞凶頑

三英雄各施武藝

詩曰：頻頻警耗已傳來，何事黎民苦受災。毒計害人終自害，應教賊寇費疑猜。

話說焦亮聽了楊涵一番說項，明知他的心意，自己又不好開口，停了半晌，只得順口回道：「就依賢弟這等說法，咱們明日點齊軍馬，便同他開兵了。」楊涵心裡方纔歡喜。此時焦亮一面說着，暗中却向秦玉卿丟個眼色，乃是招呼他不必動氣的意思。玉卿也就明白。一面點頭會意，當下眾人議定，隨即排開酒宴。大家飽餐一頓，到了天色一晚，山寨裡大小頭目自然格外小心防守。每人輪流值宿，各處梭巡，不消細說。待至第二日天明，焦亮楊涵早就起身，先叫喚兵預備早餐。各人喫了一飽，然後兩人一齊裝束起來。焦亮頭戴一頂五嶽朝天平頂冠，當中有五個紅絨球，兩掛長綬，垂在肩頭，又插兩根雉雞尾，身穿一件元緞綉龍戰袍，前後有護心鏡，腳登消薄底快靴，手執一口亮灼灼的鋼刀，又寬又長，襯着他一副黑臉，簡直似黑虎玄壇一般，可惜用的不是鐵鞭。生下不是黑虎，果然威風

凜凜相貌駭人。這邊楊涵身穿一件素紅綉花戰袄，外罩黃金鎖子甲。其餘上下都是一樣，手中執定兩柄板斧。也是雄氣糾糾。這兩個惡賊，結束停當，立刻點齊二十精壯嘍兵，每人帶領一半。就此跨上戰馬，只聽三聲炮响，兩人一齊冲下山來，不多時來到山下。却好官軍的大隊都已開拔到此。早將行營紮定。那探事的小軍一見山上有賊兵冲下，急忙報進大營。韓秀麟等一聞此信，那敢怠慢，隨即點齊三千大兵，每人帶領一十，放起號炮，一路迎上前來。因為官軍的大營離山下還有一里之遙，所以遠遠的，看不清楚。就中單說那敬敷，領着一枝官兵，當先出馬，約行了一箭之地，果見迎面壁着兩桿大旗，左邊旗上有斗大一個焦字，旁邊又綉着一條金龍，頭上一隻獨角石邊旗上，是個楊字。旁邊却綉着一個圓球，這便是兩個賊人的暗號。本來那敬敷前次保護彭公，由盧城起馬，曾打從劍峰山經過，却被焦亮、楊涵截殺一次，所以匆忙中，約畧只記得面貌，並不知兩個賊人的渾名。當下看了一眼，曉得定是山上的賊兵，立即揮軍前進。一會功夫，離山前已不多遠。對面楊涵、焦亮早已瞥見，忙將嘍兵一字兒排開。焦亮正待出馬，這邊楊涵那裡忍耐不住，大叫哥哥，且慢動手。待小弟先拿這狗頭開刀。一聲未了，早將馬頭一掄，冲到陣前。焦亮只得勒住韁繩，且看他勝負如何。然後再上前助戰。此時官軍營裡一眾兵丁，也就雁翅般的排列兩旁，只聽咚咚戰鼓，幾聲响，喊和救數，全身披掛，催馬出營。楊涵便高聲喝，道：對面的賊將，可是那賊官彭朋派來的？快快將名姓通報過來。現在做的什麼官職？一說個清楚，好待爺爺結果你性命。日後纔好記賬。那敬敷抬頭一看，心裡還有些記得，認識此人。正是前次截殺大人的那個惡賊，不禁呵呵冷笑道：該死的狗囚，你真是眼瞎了。想你前番截殺，差曾在山前大殺了一陣，至今並未隔着多日，難道你竟忘却了不成？那時咱們因為大人公務要緊，不曾十分捉拿，所以權讓爾等漏網。多活幾時，並非官軍有什麼懼怕。爾等若是曉事的，就該自己知罪，從此痛改前非，纔是正理。想彭大人度量寬宏，既知爾等改過知新，定然毫不追究。以後做個安分良民，吃點安穩閑飯，逍遙自在，何等不好？焉想爾等怙惡不悛，一味自恃本領，妄想抗拒官軍，真是罪該萬死。此刻天兵既已到此，諒爾為合之眾，焉能持久？還不束手就縛，更待何時？爾須仔細想想，究竟爺爺此話，錯是不錯？當時楊涵聽他這番話說完，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忍不住連聲喝道：胡說！胡說！你這狗頭休要信口放屁。有本事只管使來，你

若勝得爺爺兩柄斧頭，爺爺便聽你的說話。從此遠走高飛，再不同那賊官為難。不然，可將首級早早獻上。待爺爺多砍幾斧，好替眾朋友報仇。說着，認定祁敬敷的頂門，就是一斧砍來。敬敷見他來勢凶勇，況且前番曾同他殺過一次，知道此賊的本領不弱，自己也不敢怠慢。立刻揮動寶劍，上前招架。就此一來一往，大戰起來，兩下鬥了數十餘合，依舊不分勝敗。却好後面韓秀麟、周人傑兩路軍馬都已陸續趕到。秀麟深恐祁敬敷有失，更因自己行營不曾安定，又來不及上前助戰。因此急急傳令，鳴金收軍。焦亮此時也因楊涵一人接戰，恐怕彭公手下能人甚多，倘是初次交鋒，若被官軍殺敗，如何是好？自己欲上前幫助，又恐楊涵心高氣傲，反為不美。所以心裡只是左右為難。正在獨自躊躇，忽聽對陣上金聲大作，不免正中下懷。這一撒喜非同小可。忙令嚶兵乘勢也就鳴起金來。陣上兩人一聞金聲，只得各自回馬。官軍大隊又向後退了一里駐紮。祁敬敷就將賊人如何勇猛，如何凶惡，都向周人傑等說明。三位英雄商議了一會，只得准備來日再行決戰。這裡楊涵回到本營，少不得又向焦亮抱怨一回。無非說他不該收兵，再還一刻，便要擒住敵將，虧得焦亮深知他的情性，曉得楊涵一味的好勝，處處要爭面子，所以當時更不同他計較。只將本山二千嚶兵查點清楚，一齊回轉大寨。這一夜兩邊各自防備，並無什麼動靜。到了次日一早，楊涵依舊領兵下山。焦亮無奈，只得點齊兵馬，一全來到山下。先是韓秀麟出陣，同楊涵戰了幾合，未分勝敗。接連就是周人傑、祁敬敷兩人一齊出馬。這邊焦亮自然趕上來接戰。兩下又殺了好久，怎奈這兩個惡賊果然本領高強，因此三位英雄戰來戰去，終久難定輸贏。正是：方見名棋逢國手，又看勇將遇良材。畢竟後來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韓秀麟獨探賊寨

秦王卿初試陰砂

詩曰：宿怨私仇憤記心，

來機報復暗胡行。

雖然邪正難分辨，

天道循環已判清。

話說祁敬敷等三位英雄，因同楊涵焦亮戰了好久，依舊未分勝敗。三人心裡好生着急。內中韓秀麟正在慶戰之時，陡然心中想出一計，忙向祁敬敷、周人傑暗暗點頭示意。此時周、祁二人也不知什麼意見，只得乘勢虛砍一劍，一面大聲喝罵賊子聽真了。今日天氣已經不早，咱們權且收兵，讓你們多活幾時。明日再來決定輸贏便了。說罷，

兜轉馬頭。三個人一齊回營。楊涵焦亮見他們猛然收兵，都當他們胆怯，不敢戀戰。因此兩人哈哈大笑。當下并不追趕，也就收兵上山。一面排宴慶賀功勞。這也不在話下。就中單說三位英雄，當時回到大營休息了一會，和敬敷因向秀麟問道：「通曉同賊人交戰，不知吾兄何故點頭示意？敢是另有什麼高見，不成？」秀麟微微一笑，因即低聲答道：「並非小弟有甚高見，不過連日同賊人接戰，終久勝負未分。如此遷延，成何體統？況且大帥以這等重任責成，咱們三人，咱們也應該早日班師，立將賊匪擒獲，解到行轅。那時表面上方算過得下去。若再曠日持久，勞師費餉，不但我等自己顏面攸關，即便大帥只怕也要同受處分。致遭皇上見怪，所以小弟一面交戰，一面心下躊躇。偶然想起那妖婦秦玉卿，既在祝融市逃走，料他此去不是往盤蛇山，定是到劍峰山。這兩處最是就近，大約斷斷沒有別處。但是焦亮楊涵這兩個賊寇，雖說有勇，未必有謀。在小弟看來，諒他們不過為合之眾，血氣之勇。這事倒不足為慮。反是那妖婦一走，咱們必須格外留心。依小弟愚見，就在今晚悄悄到他山上探聽一遭。如果那妖婦不曾到此，小弟便可另想一計。至遲三日內，定能擒獲這兩個賊寇，解到內黃報功。倘是那秦玉卿已經投奔這裡安身，那就有些天大的費事。但是他這兩日既未出面，恐怕又使什麼邪術，試問官軍如何抵擋？小弟如在當時探出細情，就可出其不意，在他山寨裡得便下手，先用飛劍斬了他首級。如此人一除，何愁大事不得成功？因此小弟這般計較，未知二兄究竟以此意為然否？此則周祁兩人聽了這番議論，心裡很覺有理。因即齊聲答道：「韓二哥的高見，雖然是不錯。但弟等細想，究竟一人前去未免深入重地，到底有些不妥。何妨咱們三人同去？辛苦一遭，豈不更加妥當？」萬一有事，也好互相幫助。何必二兄獨尋煩惱呢？」秀麟連連搖首道：「這件事倒可不必。兄等毋須過慮。憑小弟一身技藝，諒這小小劍峰山，即便來往幾遭，也未必有甚妨礙。若是人多，反覺易于驚動。種種不便，還是小弟一人前去為妙。周祁二位見他執意要去，也不好過于阻攔，只得再叮囑他謹慎小心，萬不可絲毫大意。秀麟連稱「曉得」。當下三人計議停當，就此吩咐小軍排上筵席，大家痛飲一回。周祁二人又替韓秀麟滿斟了一杯。一面笑說道：「恭喜二兄，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弟等權為預賀，就請滿飲此杯，以壯行色。」秀麟心中大喜，隨即起身接杯在手，頃刻一飲而盡。不多時，酒飯已畢。三人談談說說，不覺已經天晚。秀麟這纔回到自己的本營，重行換了衣服。此刻却不是軍官

的打扮依舊照從前的式樣裝束起來。週身都是短衣我。緊門鈕扣。脚着消底快靴。這等裝束本來是他們豪俠英雄到了黑夜行路。幹那些行俠仗義的事情。都有這身夜行衣。臨臨時方好施展。但這事諒來看官們個個知道。更不須小子多說。當下秀麟結束齊整。接到初更光景。自己便提了一口寶劍。就此匆匆出了營房。一路施展飛簷走壁之能。運動全身的輕功。果然不消片刻。早已抵到劍峰山下。此時秀麟鎮定了心神。也不敢輕易冒險。因此先停住脚步。向那半山裡凝神一看。只見遠遠的有幾陣嘍兵。打着高挑燈籠。一隊一隊的過去。並且來往往絡繹不絕。秀麟看了一眼。就知道這班人。定是山上的賊兵。此刻既在各處梭巡。料想他們准是刻刻防備。自己先在心裡打算一會。然後立定章程。不走前面山路。反是達到後山悄悄由小路一步一步的走上。總算他藝高人胆大。仗着這全身的本領。所以絲毫並不費難。也不管他荆棘叢中。茂林深處。只把那週身的功夫運足。一路穿蹣蹣跳。那消半個時辰。早就到了山頂。却好這裡正是焦亮新造の後寨。裡面就是秦玉卿殿。彩霞以及智惠悟緣四個人。住著。此刻那妖婦正同他們三人講說兵機。議論兩位寨主日間交戰的情形。韓秀麟那裡知道底細。這也是他命該如此。今日應受一場磨折。所以不知不覺竟有這等冤枉湊巧起來。當時秀麟來到後寨心裡度量。定是賊人住宿的地方。反覺十分歡喜。便輕輕的踏上屋面。先將身子伏下。細細一聽。這個當兒就聽下面有個女子的聲音說道。三位賢妹不必性急。且到明日看愚姊下山。把那新造的一件東西先拿來試他一試。那時便知分曉。非是愚姐誇口。像他們這樣戰法。真真從來不曾見過。現在已殺了兩天。依舊未定輸贏。日後還想大事成功嗎。此時秀麟伏在屋面上。一句句聽得清楚。本來他是最精細。不過就把這說話的聲音細細辨了一辨。早知道裡面定是妖婦秦玉卿無疑。不由的又驚又喜。自己心裡只顧貪功。竟把那利害兩字撇在九霄雲外。正預備運用飛劍斬取他的首級。猛覺背後有一件東西打在身上。接連又听瓦面上嘩啦一陣亂响。好似雨點一般零零碎碎。也不知是什麼物件。秀麟好生詫異。連忙掉頭一看。隱約間似乎還辨得清楚。正是那妖婦秦玉卿。秀麟看得真切。這一驚非同小可。正是狹路巧逢仇敵至。孤身偏遇惡人來。畢竟韓秀麟是否受傷。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中毒物險傷性命

追奸細巧遇冤家

詩曰 由來知勇是天生 亂党何須勝負爭 最恨貪官多忌刻 暗將盡計害賢臣

話說韓秀麟伏定身軀聽得裡面果是秦玉卿說話的聲音。心裡不免又惊又喜。正待運用飛劍來他冷不提防。先斬取他的首級。那知這個當兇猛覺背後有一件東西打在身上。接連又聽瓦面上嘩啦啦一陣亂响。好似雨點一般零零碎碎。也不知是什麼物件。秀麟心中好生說興。連忙掉頭細看。纔知後面正是那妖婦秦玉卿。手裡執着一口明晃晃的鋼刀。立在前面。不遠原來玉卿在裡面說話的時候。自己便時刻留心。總怕官軍營裡有什麼奸細前來打探山上的動靜。所以心裡片刻不敢大意。況且這妖婦精細不過。生性又狡猾非常。在韓秀麟當時蹤上屋面。早被他瞞出一些破綻。似乎外面有條黑影。在眼前一晃。請教這妖婦何等精明。凡是那江湖上的規矩。有什麼事不懂。所以臨時一見這條黑影。心裡早就明明白白。曉得方纔定有個夜行人前來。自己一面暗暗打算。明知這裡山寨防守嚴密。斷沒有外人到此。又料官軍營裡能人必多。定是他們暗中前來打聽。更無別說。因此急急抽身藏了那陰砂袋子。卻令殷彩霞等三個女賊照舊談話。談心不必驚動。他便悄悄由後面出來。施展輕功。跳上了屋面。先佔住上風。再凝神一看。果見那屋簷口有個人影兒伏着。這妖婦好生歡喜。也不管他是奸細。不是奸細。隨即伸手掏出一把陰砂。認定那對過的人。儘力擲去。當時打在秀麟身上。也不覺什麼痛苦。並且分量又不過重。但聽瓦面上嘩啦一陣亂响。彷彿落雨似的。就是這陰砂落在屋上的聲音。試問韓秀麟雖是豪俠英雄。便有通天的本領。平日只知道使用兵器。或是打什麼暗器。這是他們慣常的技藝。件件都能領會。獨有這件毒物。那裡能猜想得。出此刻這妖婦見他中了陰砂。明知他性命難保。真個喜得心花都開了一面。高聲喝道。對過小子。你是那裡來的奸細。現在已死到臨頭。還不速獻上首級。更待何時。秀麟被他這聲喊叫。更知是秦玉卿無疑。自己正待舉劍相迎。那知肩膀上陡然有些發麻。漸漸的疼痛起來。簡直一時掙扎不起。秀麟好生着急。暗想。這妖婦雖有一件東西打來。並不見什麼利害。怎地頃刻功夫。竟會如此。真真有些奇怪。難不成這妖婦又使了什麼邪法。磨一面想着。就覺遍身處處麻木。比前格外利害。幾分秀麟此時更加吃惊不小。自己一想。不好。此情形定是中了他的妖術。似咱孤身一人。如何抵敵。若不棄此逃走。真就有性命之憂了。還虧他心裡明白。只得勉強掙扎起來。也不同